

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开发研究

刘美凤¹, 刘籽杉¹, 张智妍², 吕秋燕³

(1.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2.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0020;

3.集美大学 师范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同时也带来新机遇。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加强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融合成为实现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素养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将隐性课程开发研究与教育综合改革背景相结合,发现隐性课程开发在实现人才素养目标、契合数字时代学习模式和与显性课程协同增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基于课程开发的一般性范式和对当代隐性课程开发范式的特殊性分析,构建了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的隐性课程开发范式,包括隐性课程目标确定、表现形式匹配、实施策略设计和评价方案的制定,补充了现有研究对当代新教育情境下如何充分利用新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开发隐性课程的关注缺失,提出了形成整体性课程规划、隐性课程新形式开发、提供教师脚手架工具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 隐性课程; 新课程方案; 技术赋能; 课程开发; 课程协同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刘美凤(1966—),女,河北唐山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研究。E-mail:mfliu@bnu.edu.cn。

一、引言

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简称“新课程方案”)面向科技进步带来的儿童成长环境变化,特别强调义务教育课程要与时俱进,“加强课程融合”“变革育人方式”^[1]。当前,网络新媒体全面普及的背景下,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传播的校园文化新形态作为隐性课程的效率和效果有时优于传统课堂教学^[2]。媒体技术带来新的隐性课程形式意味着隐性课程的特征和作用场域出现新的变化,数字时代的课程开发有必要对新时代的隐性课程进行重新剖析和认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隐性课程被引入我国起,我国学界已经在隐性课程的实践运用方面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对隐性课程与素质教育、立德树人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3-4]。然而,近十年来,我国少有关于隐性课程开发的研究涌现,对隐性课程的理解局限在学校范围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及具体规范设计的

校园文化要素^[5]。与国外相比,课程改革中隐性课程的开发如何适应新的全球趋势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6],在新的教育情境下如何充分利用新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开发隐性课程是我国隐性课程开发中缺乏关注的问题^[7]。

鉴于此,本研究结合数字技术衍生的丰富课程形式,对当前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开发研究的价值所在进行探讨,并基于研究者以往开发隐性课程的实践案例,提出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及其实施路径。

二、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开发研究的价值审视

(一)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实现当代社会所需的人才素养目标

一直以来,隐性课程作为德育的重要手段和课程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8-9],因其教学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以及教学效果的渗透性、感染性和长远性而备受重视^[4]。隐性课程能够营造浓厚的情感道德氛围^[10]。

2022年版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包含的大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培养目标都超越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范畴,在形成正确价值观念方面利用隐性课程向学生施加渗透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是事半功倍的。

除了在德育方面的卓越效果外,隐性课程还有助于达成数字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数字时代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全球化进程加剧要求人才具备更高的素养和能力,《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中就针对当代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提出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和全球公民意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内容^[11]。特别是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并加速了学习和教学模式的变革,原有的以知识为重的学生思维范式正在向重视高阶思维和价值观念养成转变,技术支持下“快速获取和应用知识”正在淘汰“学习—掌握—应用”的思维范式^[12]。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显性课程已不足以满足当代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隐性课程的价值在于其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学习者形成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的思考能力。它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在个人的终身学习过程中持续影响其成长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隐性课程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它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全面人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二)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契合数字时代的学习模式和学习者特征

我国先后经历了从教育信息化、“互联网+”教育、智慧教育,到当下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传统学校物理空间外衍生了丰富的知识交互和新型学习形式,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得学习空间的内涵扩大化,数字时代隐性课程的范围已经超越了过去依照校园物理空间要素对它的界定。例如,依托于网络新媒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新时代隐性课程发挥其价值的一个正面案例。有别于 MOOC 等网络正式课程,在短视频平台、论坛的网络空间充斥的爱国主义碎片化信息更契合网络原住民接受信息的方式,能潜移默化地与正式课程和显性课程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合力^[13]。

不仅如此,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长期的建设成果为开发技术支持下的新时代隐性课程提供了必要条件,学校建设的在线智慧教育平台以及校内终端电

子设备等软硬件支持使隐性课程的表现形式设计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开发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形成效果互补,不仅契合新时代开放、灵活的学习模式和学习者特征,还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成长机会。

然而,在线空间中的隐性课程开发价值当前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认识,现有语境下的“课程开发”通常指向显性课程的开发,涉及在线学习空间和混合学习空间的隐性课程开发的研究实践更是寥寥无几,很难实现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依据各自的特点,从不同的方面,为形成和谐人格发挥各自作用”^[14]。

(三)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发挥课程协同能力,实现学校课程的提质增效

受到课时限制,学校通过显性课程能向学生传递的内容比较有限,利用隐性课程是一种能够在不大程度增加课时的前提下,实现提质增效的课程实施路径。另外,数字时代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关注高阶思维能力,如批判性思维、人际交往能力、国际视野、数字素养等,仅依靠正式课堂教学难以实现这些能力的培养,通过隐性课程利用教师的言传身教、环境和文化长期熏陶更适合达成对应的培养目标。

事实上,利用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的协同作用将课程目标拆分实现,在英美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中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用。国外的教学实践中常将隐性课程作为促进自我反思、培养共情能力的方式,通过在专业知识正式课程和医学实习活动中设计隐性课程,在相同学时内额外达成了培养医护人员的同理心和职业道德的培养目标^[15]。借鉴到我国的课程开发实践中,在学科의正式课堂中设计隐性课程同样是实现素养、价值观念培养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设计隐性课程有助于赋予学生多样的参与方式,并且通过多渠道和贴近生活经验的方式学习有助于消除正式课程“灌输”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深度学习^[16]。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中小学教师对隐性课程概念较为陌生,加之缺少课程开发范式的指导,容易让隐性课程开发陷入无计划性、无形式性、非正式性和简单移植性等教条主义或普遍主义窠臼^[17]。

三、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构建与阐释

解决本土实践问题是我国隐性课程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当前隐性课程开发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撑,势必会给实践向前推进带来巨大障碍^[18]。本研究基于课程开发的一般性范式和对新教育情境下隐性课程

开发范式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构建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以支持课程开发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进行隐性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实践中显性课程占据主要地位,隐性课程通常作为显性课程的补充。本研究基于显性、隐性课程协同的前提背景,参照泰勒模式(Tyler Model)的四个基本问题:(1)学校应该达成哪些教育目标?(2)提供哪些教学内容才能实现这些目标?(3)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这些教学内容?(4)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实现?^[19],提出了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如图1所示),包括确定目标、匹配内容和表现形式、设计实施策略和制定评价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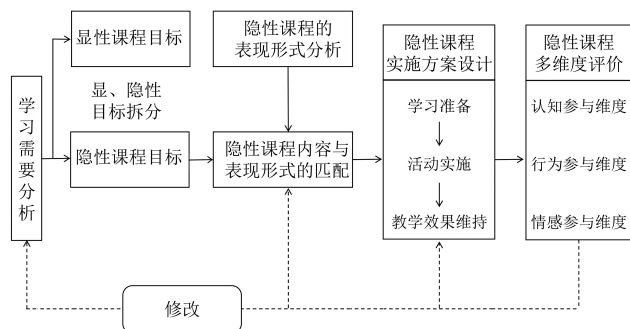


图1 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

(一)隐性课程目标的确定

隐性课程作为课程的下位概念,课程开发需要考虑的一般环节(如学习者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学习需要分析等)本文就不再赘述,主要阐释隐性课程开发中需要区别于显性课程考虑的环节。

隐性课程开发的第一个独特环节就是隐性课程目标的确定,理想情况下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应当具有协同补充的关系,因此,不能单一地、割裂地考量隐性课程目标,而应根据显隐性课程各自的特点对总的教学目标进行系统拆分,确定显性、隐性课程分别适合完成的部分。对不同类型的课程目标而言,拆分方式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基于刘美凤团队总结出的认知、动作技能、情感 and 人际交往四大学习目标分类体系^[20],分析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学习目标拆分的原则,确定具备什么特点的课程目标适合作为隐性课程目标。

认知领域目标包括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21],对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而言,隐性课程通常是学生通过无意义学习获得的,其施加影响的效果受到学生已有经验和对知识的熟悉程度影响,因此,将学生熟悉度较高、核心度较低、难度较低的知识设计在隐性课程中,而对于抽象、难度较大的知识则适合设计到显性课程中实现。相比

于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在将知识融入课堂教学、生活经验和实践应用方面有独特优势。因此,涉及学习方法、学习策略和认知的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等内容,适合设计隐性课程让学生在长期熏陶中加深理解和掌握,对显性课程进行补充。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需要在特定的课外、社会和生活环境中进行培养的动作技能领域目标适合作为隐性课程承担的目标,例如,餐桌礼仪、礼节动作等技能培养在游学、西餐厅体验等隐性课程活动中更容易实现。另外,学习难度也决定了动作技能领域目标能否通过隐性课程实现,难度大的动作技能具有较高的认知负荷,如游泳技能、舞蹈技能等,需要教师的专业指导,适合设计成显性课程;对于较简单的动作技能,可以设计为隐性课程,让学生在课后自主模仿、体验和练习。

情感领域目标中,较低层级的目标如让学生对某学科展示兴趣和注意,可以设计显性课程让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设计隐性课程进一步强化。涉及价值判断、价值组织和价值个性化的情感领域目标往往长期持续不断地施加教育影响。因此,涉及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情感领域目标设计为隐性课程更为合适。例如,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家乡情怀的素质目标难以通过短期的课堂教学实现,通过设计隐性课程施加长期的影响(如教师发挥榜样作用、定期举办活动让学生了解家乡文化等),可以更好地达成情感领域目标。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与情感领域目标有着相似之处,在时间上跨度较长,在空间上遍布学校的课堂内外。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并非某几个学科的任务,而是学生长期与教师、同伴交流合作形成的结果。在显性课程中,学生在课堂中与教师交流、与同伴合作学习;在隐性课程中,学生则拥有更丰富的人际交往形式,如演讲、模拟联合国会议等,可以培养更多元的人际交往技能。由于在不同情境会有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人际交往领域目标的设计需要结合实践情境,如社团、游学等。此外,有的人际交往领域目标需要在特定的真实情境或模拟场合培养,课堂环境难以达成效果需要设计为隐性课程。

综上所述,在确定隐性课程目标时,课程开发者需要认识到隐性课程在知识学习的效率上相对较慢,更适合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化相关的隐性知识的学习的特点,从课程总体目标中拆分出隐性课程承担的目标,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学习目标拆分原则(见表1)。

表 1 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学习目标拆分原则

目标类别	划分依据	显性课程	隐性课程
认知领域目标	事实性知识 概念性知识	陌生的知识 核心的知识 难度较大的知识	熟悉的知识 非核心的知识 难度较小的知识
	程序性知识 元认知知识		√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	课内外场合均可	难度较大	难度较小(复习或反复练习)
	特定课外、社会、生活的真实或模拟场合		√
情感领域目标	短期课堂实现	√	√
	需要长期影响实现		√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	课内外场合均可	√	√
	特定课外、社会、生活的真实或模拟场合		√

(二)隐性课程表现形式的匹配

不同于显性课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在课堂上实施教学,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多样,可以在课堂外通过校园空间、班级制度、课外活动、社交传媒等多种形式施加影响。即使是相同的隐性课程内容,也能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实施,所达成的效果水平不尽相同。分析丰富多样的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并选择与课程目标和内容适配的表现形式,是隐性课程开发中的独特环节。特别是在数字时代,隐性课程表现形式随着技术的赋能越发丰富,在线上线下混合空间中如何对隐性课程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以及各类隐性课程形式适合作用于什么样的目标内容是进行隐性课程开发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已有的隐性课程开发研究中,通常基于隐性课程的要素和性质划分其表现形式^[22],这种划分方式能清晰展示隐性课程不同表现形式的特性,在隐性课程开发中被广泛使用^[23-24]。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习空间系统要素的视角划分隐性课程的一般表现形式。隐性课程作为一种教育影响,由学习空间中人、环境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图 2 所示。

首先是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分为实体类和非实体类,实体环境是学校内围绕教育目的设计的物质资源及空间布局,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学校的实体环境从线下走向线上线下相结

合,在线/混合学习空间、移动学习、泛在阅读等催生了新型学习空间和方式,扩大了传统学校实体环境的范畴^[25];非实体环境是为保障学校教学秩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公约守则。因此,从实体类和非实体类环境出发,可以将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分为物质—空间类和制度—规范类。人和文化相互作用产生各种行为,是行为—活动类表现形式。文化和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学校的文化氛围和风气观念,这一类是文化—心理类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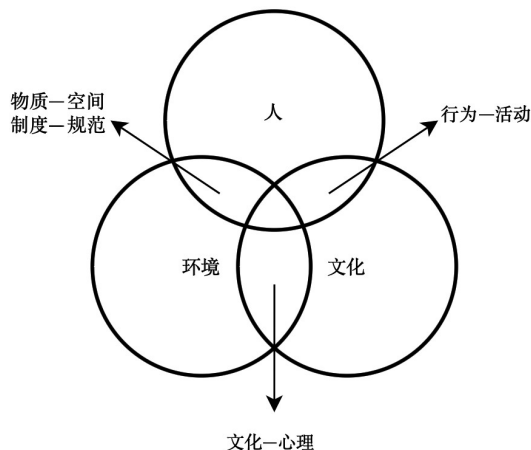


图 2 校园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

1. 认知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认知领域目标对应的课程内容体量较大,需要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观看视频等方式来获取知识,因此,适合采用物质—空间类的表现形式,如线下的图书、板报,线上的视频、博客、科普资源等,这类表现形式能传递大量事实性和概念性知识。随着新兴技术的涌现,丰富的音视频、动画、教育游戏等具有直观和趣味性强的特点,不仅能传递概念和知识,还能在激发好奇心和维持学习动机方面卓有成效^[26]。同时,还可设计行为—活动类的校内、校外活动,促使学生关注并学习有关内容。

2.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大部分需要在实践中达成,课堂只能达成(或模拟达成)一小部分。因此,若将其设计成隐性课程,行为—活动层面的校内、校外活动形式更为适配。在活动过程中需设计多样的交互和实践机会,尤其是校外活动中,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培养动作技能。例如,“学习餐桌礼仪”目标对应的课程内容可以安排学生在聚餐的真实情境中,观察亲人、朋友的用餐动作进行学习。此外,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分布式学习,与世界各地的网友交流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到世界各地餐桌礼仪的动作特点。

3. 情感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情感领域目标需要在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培养和生活的体验中实现。因此,情感领域目标在设计过程

中可以采取多样化的隐性课程形式:物质—空间类表现形式,让学生在使用硬件设施和软性资源过程中生发情感。例如,中秋节装饰教室、引导学生关注互联网空间中的节日元素设计,可以激发学生共情,感受中秋文化的魅力;行为—活动类表现形式,通过课堂的潜移默化、体验校内外活动,可以促使学生产生相应的情感,例如,组织学生参与元宵灯会,通过真实的参与和体验令学生“动情”;文化—心理类表现形式,校风、班风、教师风格、领导风格、人际互动等多方面均可以诱发学生对情感的体悟。

4.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需要在生活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培养,文化—心理层面的学生与教师及同伴之间的交流、合作过程本身是一种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过程。此外,行为—活动层面的校内、校外活动表现形式也适合通过多方的交流和协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例如,让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充当校园开放日的讲解员等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友善沟通协作的能力。当代中小学生的相当一部分人际交往行为发生在互联网空间中,因此,隐性课程表现形式设计中有必要考虑到创设对应的在线的人际交往场景,这类在线的交互活动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而出现的新型隐性课程表现形式,例如,学生通过语音、文字、画面多种媒体形式,在线用英语向国外合作学校的学生介绍自己的母校。

表2 隐性课程目标与表现形式匹配

目标领域	表现形式	具体表现形式
认知领域	物质—空间类	线下资源如图书、报纸、期刊、板报等 线上资源如音视频、博客、动画、教育游戏等
	行为—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社团、表演、讲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调研、游学、表演等
动作技能领域	行为—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社团、表演、讲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调研、游学、表演等 互联网中的活动如观看视频、分布式学习等
情感领域	物质—空间类	硬件设施如校园建筑、教室装饰等 软性资源如图书、期刊、报纸、板报、视频等
	行为—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社团、表演、讲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调研、游学、表演等
	文化—心理类	校园风气、领导风格等 人际互动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
人际交往领域	行为—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社团、表演、讲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调研、游学、表演等 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活动等
	文化—心理类	人际互动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形式的如校内、校外活动的安排需要相关的制度规范作支撑,隐性课程与学习内容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制度—规范、文化—心理类的表现形式等未必针对特定学习内容,但是它仍属于隐性课程的范畴,需要在隐性课程的设计中进行考量。

综上所述,不同目标领域可以应用的隐性课程表现形式类型和部分举例见表2,当然,隐性课程目标实现可以通过多种类型表现形式共同实现,此处罗列主要为教学工作者选取表现形式提供参考。

(三)隐性课程实施策略的设计

在选择恰当的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后,需要设计具体的课程实施方案。与显性课程明确清晰的课程阶段流程不同,隐性课程的实施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并且以行为—活动、物质—空间、文化—心理和制度—规范等不同形式呈现,难以进行明确的阶段划分。因此,为了方便设计实施方案,可以通过学习关键节点对隐性课程实施过程进行粗略划分。

1. 隐性课程的学习准备

隐性课程实施过程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隐性课程的学习准备。通常教师更关注自己对隐性课程的准备,包括方案设计、资源准备等,反而会忽略让学生作好学习准备。Nakai 和 Guo 特别指出,隐性课程应当设计“发布”(Distributing)环节,即应提醒学生注意隐性课程的存在,从而更好地与课程内容相接触^[27]。在隐性课程学习准备阶段,教师应该运用动机激发知识呈现策略。对于行为—活动类表现形式,需要明确告知学生活动内容和时间,指导学生为活动做准备;对于物质—空间类和制度—规范类表现形式,应提醒学生设施和校园规范的存在,鼓励学生多与设施互动,遵守课程相关的制度要求。

2. 隐性课程实施

做好隐性课程的学习准备后,可以正式实施隐性课程。区别于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实施中,教师需要避免大量讲授和直接干预,以免将隐性课程变成形式主义的“显性课程”。教师可以对同一知识采取尽量多的信息传播渠道,采用尽量多的内容呈现工具,采用多主题的分享交流,从而增强知识的传播力度和频次,让学生不自觉地沉浸在知识的情境中进行学习。这要求教师勇于尝试新的信息呈现方式,突破纸张课本等媒介,充分利用校内实体空间的媒体如校园数字屏幕、校园公告宣传栏,和非实体空间中丰富的数字媒体条件和资源如网页视频、数字游戏等,让学生多渠道、多媒介获取信息。通过多角度观察、管控隐性课程实施的进度,及时提供支持策略也是教师在实施中应

该注意的环节。

3. 教学效果维持

教学效果的持续性是隐性课程区别于显性课程的一个独特节点。除了对课程的学习准备和活动实施之外,隐性课程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影响效果^[27]。隐性课程的一大特点是长期、反复地向学生强化影响,如校园文化、校训等,可以看作贯穿多个学年的隐性课程,不断强化对学生的影响。在隐性课程实施中,应用合适的课程教学顺序安排策略,可以考虑展开其他不同表现形式的隐性课程来延续同一主题课程的影响,如在国画艺术展览后一段时间内举办国画板报大赛,加深学生对国画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空间环境布局策略也是达到强化之前课程影响的手段之一。隐性课程的实施策略设计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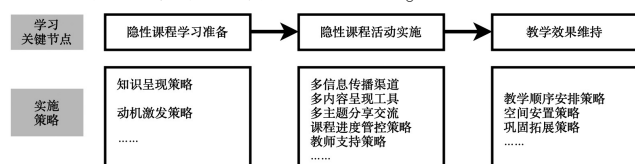


图3 隐性课程实施策略

(四) 隐性课程评价方案的制定

对隐性课程的评价方案制定需要考虑到隐性课程目标往往是对素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培养,这方面的改变的显现需要更长的时间,完全从目标实现这一角度衡量隐性课程的效果是不合理的^[28]。另一方面,隐性课程旨在通过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不自觉中发生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的改变,因此,对隐性课程来说不仅要关注课程目标实现程度,学生的认知、行为和情感参与度也是反映隐性课程效果的重要指标^[29]。

当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为隐性课程的评价提供了丰富的工具手段,赋予了教师更准确把控学习过程的能力。在线学习平台、自我报告问卷等工具能报告学习者在论坛中交互情况、浏览电子资源的次数和时长等,准确反映学生的多维度参与。丰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支持下的隐性课程评价,缓解了隐性课程难以被观测和教师需要了解课程实施过程并进行调整干预的矛盾。

四、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实施路径

(一) 遵循全面育人目标,形成整体性课程规划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观念转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学校课程的组织方式也必然随之变化^[30]。学校在开发和实施隐性课程时,需要遵循全面育人目标,对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进行整体性的课程规划。显性课程在培养知识、能力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

知识基础和具体情境,为施加隐性课程影响提供必要条件。例如,“热爱自然”品质的培养,要求学生至少要在数学、科学等学科中对“自然”形成了初步认识,才能再通过教师言传身教、线上线下环境影响、群体文化氛围等隐性课程表现形式施加进一步影响。

整体性课程规划横向来看,要充分利用不同学科的情境和知识提升隐性课程的效果;纵向来看,需要考虑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长期潜移默化地加深隐性课程的影响。尽管隐性课程对学生而言是无意识地受到影响,但课程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有所意识并与其他学科教师和学校营造的文化与环境形成协同,提高隐性课程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课程的组织方式从学科间彼此孤立走向跨学科课程联合有其必然性,不仅是从学科知识关联解决实际问题,在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和发展良好品质素养的角度来看形成整体性的课程规划能更好地发挥隐性课程的实施效果。

(二) 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开发隐性课程新形式

在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隐性课程开发必须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丰富隐性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数字时代学习者的学习偏好并取得更好的效果。利用新兴的潜在教育空间和智能技术开发隐性课程,能与显性课程形成合力增强教学效果。从校内资源看,学校的智慧教室和在线云平台等技术,拓宽了隐性课程施加影响的范围,为隐性课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利用智能教室空间和校内学生论坛空间设计隐性课程,能发展学生的数字技能和线上的人际交往能力等数字时代的重要素养。此外,互联网空间中开放着很多潜在的隐性课程资源,除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提供的专门教育资源外,也有非教育领域的知识生成,旅行Vlog、职业生活分享等内容可以在被教师加工处理后成为让学生了解祖国河山和培养正确敬业精神等隐性课程目标的新隐性课程形式。基于虚拟技术的线上“数字博物馆”已经成为当代非正式学习的新形式之一,学习者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沉浸在真实感十足的情境中,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度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新时代的隐性课程实施要求实施者要充分利用当代的丰富资源和技术手段,发掘隐性课程新形式对突破原有的隐性课程的不足。

(三) 提供工具与脚手架支持,增强教师隐性课程实施能力

隐性课程的实施落地有赖于教师的引导和组织,

然而就研究者在实验校实施隐性课程和已有调查结果来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对隐性课程的概念、实施策略比较陌生,针对隐性课程的资源和工具也比较匮乏。要想保障学校隐性课程能按照开发设计落地实施,首先需要推动教师在隐性课程领域的专业发展,帮助教师理解隐性课程的理论基础、设计原则和实施方法。确保教师掌握将隐性课程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的方法,增强课程的整体效果。此外,开发和提供一系列支持工具和脚手架是必不可少的。隐性课程开发范式、实施案例、实施指南以及评估工具脚手架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减少缺乏隐性课程实施经验和对网络媒体等隐性课程形式不熟悉带来的困境,还可以帮助教师应对在隐性课程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以满足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需求和避免学生对隐性课程的价值产生认知偏离^[31]。

五、结束语

要实现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的人才素养目标需充分考虑到隐性课程新的形式发展变化,并发挥隐性课程对显性课程的协同作用。可以预见,关注如何利用新兴的潜在教育空间和智能技术开发隐性课程形成合力以增强教学效果,将成为隐性课程研究的重要方向。例如:在隐性课程实施中引入相关的技术,发挥智能感知技术和行为—情感分析模型在应对学生差异和负面情绪干预方面的有效性^[32-33],支持教师帮助学生调适负面情绪;设计和应用线上线下空间中多种交互方式和交互策略,丰富隐性课程的内容和形式等。特别是VR和AR等技术能为学生模拟出丰富、真实的情境体验^[34],完成隐性课程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价值观、行为规范的课程目标时有着巨大的潜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EB/OL]. (2022-04-21)[2025-04-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
- [2] 杨晓宏,郑新,梁丽.“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20,41(12):71-78.
- [3] 李忆华,马洁. 基于隐性课程落实立德树人的路径探析[J]. 教学与管理,2019(12):85-88.
- [4] 何玉海. 课程改革中隐性课程的作用不容忽视[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4(4):34-36.
- [5] 庞学光. 关于隐性课程的探讨[J]. 课程·教材·教法,1994,14(8):9-14.
- [6] NURYANA Z, XU W B, FAJARUDDIN S, et al. Mapping global research on hidden curriculum: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future agenda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J]. SN social sciences,2023,3(8):127.
- [7] BROWN C A. Role of the English teaching hidden curriculum in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the case of Japan [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2024,30(8):1211-1230.
- [8] 傅建明.“隐性课程”辨析[J]. 课程·教材·教法,2000,20(8):55-59.
- [9] 李复新. 20世纪隐蔽课程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评析(上)[J]. 课程·教材·教法,1998,18(10):56-60.
- [10] 柯尔伯格. 道德教育的哲学[M]. 魏贤超,柯森,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EB/OL]. [2025-04-3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2459_zh.
- [12] 刘明,郭烁,吴忠明,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高等教育形态:内容、案例与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6):57-65.
- [13] 陈红,杨小扬. 新时代高校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隐性课程研究[J]. 中国高等教育,2022(S2):43-45.
- [14] 班华. 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的和谐发展[J]. 中国德育,2006,1(5):3-6.
- [15] HOSSEINI A, GHASEMI E, NASRABADI A N, et 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hidden curriculum in nursing and medical education:a scoping review[J]. BMC medical education,2023,23(1):658.
- [16] COTTON D, WINTER J, BAILEY I. Research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tentional and unintended messages [J].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2013,37(2):192-203.
- [17] 杨仲迎.“隐性课程”教育范式核心思想、内涵属性及鉴用启示[J]. 社会科学家,2023(4):147-154.
- [18] 高晓文,白钧溢.“隐性课程”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回顾与反思[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1,4(3):80-90.
- [19] 拉尔夫·泰勒.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 施良方,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20] 刘美凤,康翠,董丽丽. 教学设计研究:学科的视角[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0-166.
- [21] AMER A. Reflections on Bloom's revised taxonomy[J]. Electronic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psychology,2006,4(8):213-230.

- [22] 王水莲. 高校英语隐性课程的类型及其功能[J]. 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7(6):108-109.
- [23] 陈满, 帅斌. 隐性课程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探微——隐性课程建设相关理论系列研究之一[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3, 20(9):44-46.
- [24] 张红蕴. 隐性课程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9(2):67-73.
- [25] 邵兴江, 张佳. 中小学新型学习空间: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建设维度与方法[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 40(10):66-72.
- [26] 易苏情, 翟俊卿, 苏建元. 移动设备在非正式科学学习中的应用——基于近十年来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的综述[J]. 现代教育技术, 2021, 31(4):58-64.
- [27] NAKAI K, GUO P J. Scaling up access to the hidden curriculum: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creating undergraduate mentoring guides [C]//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Scale. New York:ACM, 2022:413-417.
- [28] 一帆. 教育评价的目标游离模式[J]. 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 2013(2):64.
- [29] MARKS H M. Student engagement in instructional activity: patterns in the 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years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0, 37(1):153-184.
- [30] 马云鹏, 郑长龙, 单媛媛, 等. 研读新课程方案, 推动义务教育新课标落地实施[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139-155, 171.
- [31] 郑杰文, 广少奎. 空间视角下研学隐性课程的本体理解与实施路向[J]. 教育探索, 2023(11):1-5.
- [32] 穆肃, 庄慧娟, 王雅楠. 面向教育过程公平的无缝学习内涵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8):13-20.
- [33] 王梦倩. 行为—认知—情感多层网络视角下在线学习共同体互动分析模型与应用[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12):86-92, 113.
- [34] 沈阳, 纪海林, 叶心怡, 等. 虚拟现实沉浸式学习中的人机交互技术研究——以 K12 物理实验教学为例[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10):87-94, 12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dden Curriculum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LIU Meifeng¹, LIU Zishan¹, ZHANG Zhiyan², LV Qiuyan³

(1.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20;

3.Normal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Environment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esen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explicit and hidden curriculum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literacy, and values. Combining the research on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reform, it is found that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value in realizing the goal of talent literacy, fitting the learning mode in the digital era, and synergizing with explicit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general paradigm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study constructs a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paradigm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of hidd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alignment with manifestation forms, the design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valuation protocol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gap,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ed to leverage new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in developing hidden curricula. Furthermore, an implementation pathway featuring holistic curriculum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hidden curriculum formats, and scaffolded tools for teachers is proposed.

[Keywords] Hidden Curriculum; New Curriculum Program; Technology Empowermen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urriculum Synergy